

白痴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耿濟之譯

第 三 部

第一章

时常有人訴苦，說我国沒有实用人才，譬如說，我們有很多政客；也有很多將軍；至于各种管理員，無論需要多少，立刻就可以任意找到；——然而，却没有实用人材。至少大家全說沒有。据說在几条鉄路上，連正正經經的服务員都沒有；又說，在輪船公司里組織一个稍为看得过眼的管理机关都不可能。你可以听到人家說，在某条新鉄路綫上發生撞車事故，或者火車在桥上傾复；也有人記載說：一列火車几乎在雪地里过冬；它开行几小时，而在雪里停了五天。又有人講，有好几千普特的貨物放在一个地方两三个月，等候發运，結果竟腐烂了；也有人說（不过这很难置信），有一个商店伙計追着問一位管理員（什么監察員之类），要求發运貨物，結果竟挨了管理員几下耳光，事后他解釋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，說是自己“性情暴躁了”。官爵多如牛毛，令人一想都不寒而栗；大家以前全去作官，現在还是作官，将来还想作官，——因此人們怀疑，用这許多材料，怎么就不能組成一个体面的輪船公司呢？

对于这个問題，有时会得到十分簡單的回答，——簡單到連所說明的理由都令人难以相信。不錯，人家都說我国的人以前作官，現在还作官，这是依照德国最好的范例，从曾祖到曾孙二

百年来的傳統，但是，做官的人也就是最無用的廢物，結果造成这样一种情况，在做官的人們中間，一直到最近，竟認為空談理論和缺乏实际知識是極大的美德和榮譽。然而，我們無須來講那些做官的人，我們要講的倒是那些實用的人。無疑地，我們常常認為畏首畏尾和缺乏己見是實用人物最主要的、最明显的特征，不但过去如此，現在還認為如此。但是，假使这种意見認為是一种責备的話，那我們又何必責备自己呢？自開天辟地以來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都永遠認為缺乏創見是精明強干的實用人物的最高美德和無上榮譽，在一百個人中，至少有九十九個（這是最少的估計），永遠抱着这种見解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，無論過去或現在，都具有不同的看法。

發明家和天才，在他們事業的發軔之初（也常有在終結時），被社會認為是傻子，——這已經是極陳腐的、盡人皆知的事情了。譬如說，在幾十年中，大家全把自己的錢送到錢莊里存放，按四厘利息，存放幾十萬萬，那麼當錢莊倒閉的時候，大家就只好自己管理了，當然啦，這些金錢中一定要有大部分喪失在股票交易的狂潮或騙子們的手里，——甚至體面和禮節就需要如此。是的，這正是禮節的需要；如果有禮節的畏首畏尾和有體面的缺乏創見，按照一般的見解，至今還成為能干而規矩的人物必不可少的品質的話，那麼，突然加以改變就太不正當，甚至太不體面了。譬如說，凡是熱愛自己兒女的母親，在她的兒子或女兒稍有越軌行動的時候，哪一個不會感到驚懼或吓出毛病來呢？“不，但願他得到幸福，舒舒服服過一輩子，不要標新立異，”——每個母親在給她的孩子推搖籃時，總是這樣想的。自古以來，我們的保姆們搖孩子睡覺時，總要在嘴裡念念有詞地說：“但願你穿金戴銀，當上一品大將軍！”這樣看來，連我們的保姆都認為將軍頭銜

是俄国人無上的幸福，是全民的太平安乐的美妙理想。在实际上，一个人庸庸碌碌地通过考試，当上三十五年差事以后，最后誰能不成为將軍，不是錢庄里存下相当一笔款子呢？因此，俄国人几乎用不着作任何努力，就会获得一个能干和实用人物的头衔。实际上，在我們国家里，只有标新立异的人，換一句話，也就是不安分的人，才会当不上將軍。在这方面，也許会有一些誤会；但是一般講来，这大概是对的，我們社会在为实用人物下定义时，也是完全合理的。我們的廢話說得太多了。作者本来只想略微解釋一下我們所熟識的叶潘欽的家庭。这一家人，至少說这一家庭中最有覺悟的分子，时常为一种普遍的家庭性格所苦恼，——这种性格恰恰和上述的那种美德相反。他們并不充分了解事实（因为事实很难了解），但有时發生疑惑，总觉得他家的一切与別家大不相同。別家里一帆風順，他家里坎坷难行；別家里一切納入正軌，他家里时时脫离軌道。別人永远知礼識趣，他們却不畏葸。不錯，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甚至过分地惊慌，但这并不是他們所想望的那种体面社会的畏葸。也許只有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一个人是爱害怕的。小姐們虽然都很聪明，爱嘲諷，但畢竟还很年輕。將軍虽然也很聪明（自然不是毫不迟鈍），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只会說：“唔！”結果完全把希望寄托到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身上。也就是把責任推到她的身上。这个家庭，譬如說，并不以标新立异、自有一套而著称，也并不有意識地喜好独出心裁，脫出軌道，如果这样，自然是完全不体面的。哦，不是的！在实际上，絕對不是这样，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任何有意識規定的目的，但結果却發生这样的情况：叶潘欽一家虽然是十分可敬，而人們总觉得有点不对勁，和一般世家不同。近来，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常常自怨自艾，認為

一切都是自己的“倒霉”性格造成的，因而更增加了她內心的苦痛。她經常自称为“愚蠢的、不体面的老怪物”，因多疑而苦恼，不断地惶惑不安，不能在某种極普通的事物冲突中找出路，并且时常把灾害夸大起来。

我們在本書开卷时就已經提过，叶潘欽一家是受大家真正尊敬的。伊凡·費道洛維奇將軍虽然出身情况不詳，但是到处都殷勤款待他。他所以值得尊敬，第一是因为他有錢有势，第二是因为他这人虽然智力不高，但是十分正經。不过，头脑多少带点迟鈍，如果說不是一切事業家的必要性格，至少也是所有正經的賺錢人不可缺少的品質。再加上將軍举止大方，温文有礼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該默不作声，同时还不讓別人占自己的便宜，当然这并不单单由于他是將軍，而且因为他是一个誠实正直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力量雄厚的后台老板。至于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，前面已經說过，她出身望族，假使沒有相当的关系，我們对門第并不看重。然而，她也有一些高貴的朋友，而且为那些人所敬爱，結果，大家自然也就尊敬她，接待她了。毫無疑問，她对家庭所感到的痛苦是沒有根据的，原因微乎其微，只是夸大到可笑的程度罢了。这正如一个人的鼻子上或額上生了个瘤子，你总觉得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件事可做，那就是观看你的瘤子，嘲笑它；为了它而責备你，哪怕你發現了美洲大陆也不成。毫無疑問，社会上的确認為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是个“怪物”，但在同时，又無可爭辯地在尊敬她。不过，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并不相信大家都尊敬她，——一切的不幸全在这上面。每当她望着女兒的时候，她就疑心自己不断妨害她們的前途，疑心她的性格可笑，不体面，令人不能忍耐，——为了这，当然也不断地責备女兒和伊凡·費道洛維奇，整天和他們爭

吵。而在同时，她又忘我地热爱他们，热爱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。

最使她苦恼的是：她疑心女儿们会成为和她一样的“怪物”，疑心世界上就没有，也不应该有象她女儿那样的姑娘。“她们要长成女虚无派，只不过如此！”她时常自言自语地说。在最后的一年，特别在最近的时期，这种忧郁念头一天天在她心里根深蒂固起来。“第一，她们为什么不出嫁呢？”她时时刻刻询问自己。“为了折磨母亲，——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生活目标，这自然是对的，因为这全是新的观念，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作怪！在半年前，阿格拉耶不是想剪去她那漂亮的头发么？（天呀，我当年都没有这样的好头发！）她已经把剪刀握在手里，我简直要跪下来央求她别剪！……她在气忿中这样做，一定是为了折磨母亲，因为她是一个坏透了的、任性的、娇生惯养的姑娘，主要是坏透了的，坏透了的，坏透了的！那个胖阿历山大拉不也是要摹仿她，想剪去自己的青丝，不过她不是由于气忿，不是由于任性，而是象傻瓜一样出于至诚。阿格拉耶竟会说服她，使她相信没有头发可以睡得更舒适些，不会头痛。在这五年里，有多少人追求她们，真不知道有多少啦！的确有些很好的人，甚至是上品的人物！她们究竟等候什么？为什么还不出嫁呢？也只是为了使母亲伤心罢了。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原因，任何原因也没有！任何原因也没有！”

最后，她那慈母之心里到底升起了太阳。总算有一个女儿，总算阿台拉意达的亲事办妥了。“总算有一个女儿脱手了，”——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在必须出声表示的时候，总这样说（她在心里却讲得特别温柔）。这件事情办得真漂亮，真体面；交际场上大家全带着尊敬的口吻来谈这件事情。丈夫是一个有名

的人，一个公爵，又有财产，人品也好，最主要是合姑娘的心意，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姻缘么？不过，她以前对阿台拉意达并没有象对另外两个女儿那样担心，虽然阿台拉意达那种艺术家的习气常常使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多疑的心感到不安。“然而，这个姑娘性格明朗，理智很强，她总不会倒霉的，”母亲终于这样自安自慰地说。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耶。我们顺便提一句，关于长女阿历山大拉，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：是不是要替她担忧？一会儿她觉得这个姑娘“完全完了”；她已经二十五岁，一定会成为老处女。而在另一方面，“她又是那样的美！……”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甚至在夜里为她流泪，而在同一的夜里，阿历山大拉·伊凡诺夫娜却极安静地进入梦乡。“她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——是虚无派呢，还是傻瓜？”她决不是傻瓜，在这一点上，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也不会有任何疑惑：因为她极尊重阿历山大拉·伊凡诺夫娜的见解，喜欢和她商量事情。至于说她是“湿母鸡”^①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：因为她“安静到无法把她推醒的程度！不过‘湿母鸡’是不会安静的。喂！她们竟把我弄糊涂了！”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对于阿历山大拉·伊凡诺夫娜怀着一种无可解释的哀怜和同情，甚至比对她所崇拜的阿格拉耶还厉害。但是，那些急躁的举动（她的母性关注和同情主要在这里表现出来），吵闹的话语，“湿母鸡”的称呼等，只是使阿历山大拉觉得可笑。有时候，甚至一些极不相干的事情也会使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大生其气，狂怒起来。譬如说，阿历山大拉爱多睡，时常做许多梦。她的梦一向特别空虚而且天真，——那是七岁孩子应该做的梦。可

① 指胆怯的人。——译者注。

是，不知为什么这些天真的梦，竟会触怒了母亲。有一次，阿历山大拉梦见九只鸡，为了这，她和母亲竟大吵了一顿。为什么呢，这很难解释。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，她做了一个可以算做古怪的梦，——她梦见一个修道士单独坐在黑屋子里，她不敢走进去。两个妹妹听到这个梦哈哈大笑，立刻郑重其事地报告给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听。但是母亲又生起气来，骂她们三个都是傻瓜。“哼！她安静得象个傻瓜，她完全是一只‘湿母鸡’，怎么也推不醒她，可是她也会发愁，有的时候完全露出忧愁的样子！她愁什么？她愁什么呢？”她有时也对伊凡·费道洛维奇提出这个问题，照例是歇斯特里性地，威严地，等着立即回答。伊凡·费道洛维奇“唔！”“唔！”地答应，皱紧眉头，耸起肩膀，最后摊开两手，决定道：

“她需要一个丈夫！”

“但愿上帝赐给她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丈夫，伊凡·费道洛维奇，”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终于象炸弹似地爆发了，“在思想和判断上不象你；也不象你那样野蛮的大老粗，伊凡·费道洛维奇……”

伊凡·费道洛维奇立刻溜走，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在“爆发”以后也就安静下来了。当然，到了那一天晚上，她免不了对伊凡·费道洛维奇，对那“野蛮的大老粗”伊凡·费道洛维奇，对那和善而可爱的、受崇拜的伊凡·费道洛维奇特别温存，平静，和蔼恭敬，因为她一辈子喜欢，甚至热爱伊凡·费道洛维奇，伊凡·费道洛维奇也很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对丽萨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也无限地敬爱。

然而，成为她主要的烦恼，使她经常放心不下的是阿格拉耶。

“完全象我一样，完全象我一样，在各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，”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自言自語地說，“一个任性的、討厭的淘气鬼！虛無派，怪物，瘋子，坏透了的，坏透了的，坏透了的家伙！天呀，她将会如何的不幸！”

但是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，初升的太陽立刻使一切变得柔和，而且普照一切。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平生初次毫無牵挂地休养了一个来月。由于阿台拉意达婚期将近，社交界也提到阿格拉耶，而阿格拉耶的举止到处都显得那么美好，那么平和，那么聪明，那么得意，甚至有点驕傲的神情，但这种驕傲对她是多么相称呀！她在整个月內，对母亲是如何温和，如何殷勤呵！（“自然，对这位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还須好好調查，好好研究，况且，阿格拉耶也不見得把他看得比別人重！”）無論怎么說，忽然变成一个那么漂亮的女郎了，——她是多么美呀，天哪，她是多么美呀，一天比一天好看！但是現在……

但是現在，这位討厭的公爵，这位恶劣的白痴剛一出現，立刻又引起一陣騷乱，家里的一切都弄得天翻地复！

可是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？

在別人看来，一定沒有出什么事情。然而，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和人家不相同的地方，就是她能够从一些極平常事物的錯綜組合中，借着她永远具有的不安性格，看出一些有时会把她吓病的東西，——那是一种極可疑的、極难加以解釋的、因而也極沉重的恐怖。現在，忽然从乱糟糟的、可笑的、荒唐無稽的不安状态中，的确發現一种似乎極为重要的、似乎值得惊慌、怀疑和猜測的东西，她的心境当然可想而知了。

“他們怎么敢，怎么敢写給我这封可恶的匿名信，上面說起那个破貨，說起她和阿格拉耶互相通訊？”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

耶夫娜在拉公爵到她家里去时，一路上这样想，到家以后，她讓公爵坐在全家圍聚的圓桌旁边时，也这样想。

“他們怎么竟敢这样办？假使我有一点点相信，或者把这封信給阿格拉耶看，我是要羞死的！这真是对我們，对叶潘欽一家开玩笑！这全是，这全是伊凡·費道洛維奇的过錯，这全是您伊凡·費道洛維奇的过錯！唉，我为什么沒到叶拉根島上去避暑呢？我不是說过要到叶拉根島去么！这信也許是瓦略写的，我知道，或者也許……一切，一切都是伊凡·費道洛維奇的过錯！这是那个破貨开他的玩笑，紀念他們以前的关系；她要使他露出傻相給大家看，她正和以前那样耻笑他，愚弄他，把他当傻子看待，那时候，他还买珍珠送給她呢……不过，我們到底都牽連进去了，伊凡·費道洛維奇，您的女兒們，千金小姐，上等社会的女郎，待嫁的姑娘，到底全都被牽涉进去了。她們都在場，站在那里，听到了一切；她們和那些男孩子一同被牽涉进去了。您高兴一下吧，她們也在那里，而且听到了一切！我决不饒恕，决不饒恕这个小公爵，永远也不饒恕！阿格拉耶为什么犯了三天的歇斯特里，为什么和两个姊姊几次三番地要拌起嘴来，甚至和阿历山大拉也要吵嘴？——阿格拉耶一向象吻母亲的手似地吻她的手，一向那样地尊敬她！为什么她在这三天內讓大家猜不透她的哑謎？箬佛里拉·伊伏尔金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她在昨天和今天竟夸奖起箬佛里拉·伊伏尔金，还大哭了一場呢？为什么匿名信里提到那个可恶的‘貧穷的騎士’，而她沒有把公爵的来信給姊姊們看一下呢？为什么……我为什么，我为什么象一只醉猫似地跑到他那里去，现在还亲自把他拖到家里来？天呀，我發了瘋，我现在竟做出这样的事情！我和一个青年男人談論女兒的秘密，而且……而且是几乎和他本人有关的一些秘密！天呀，

幸而他是一个白痴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还是通家之好！不过，阿格拉耶果然看上那个丑八怪了么？天呀，我在胡扯些什么！嗤！我們都是些怪物……應該把我們大家都放在玻璃罩下展覽，供大家參觀，首先要展覽我，門票十个戈比一張。我不能饒恕您这一点，伊凡·費道洛維奇，永远不能饒恕！为什么她現在不嘲弄他？她說要嘲弄的，可是並沒有嘲弄！你瞧，她睜着大眼睛看他，一声也不响，站在那里，并不走开；她原先是亲自不許他上門的……他坐在那里，臉色慘白。可恶的，这个可恶的饒舌鬼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，他一个人把全部談話都壟斷了。你瞧他竟打开了話匣子，嘵嘵不休，連一句話也不讓人插进去。只要把話題引到这上面，我現在就可以把一切調查清楚……”

公爵坐在圓桌旁边，臉色的确有点慘白，他好象非常恐怖，但在同时，又时时产生連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、滿腔的喜悅心情。呵，他真是怕朝那方面看，怕朝那个角落里看，在那里，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盯着看他，同时，在她給他写信以后，他又能来到这里，坐在他們中間，傾听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心里感到多么幸福。“天呀，她現在要說什麼話呢！”他自己連一句話還沒有說出，只是注意傾听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滔滔不絕的談論；在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說来，很少有象今天晚上这样兴高彩烈的神情。公爵虽然听他講，但有許多时候，几乎連一句話也沒有明白。除去伊凡·費道洛維奇還沒有从彼得堡回来以外，全都在家。施公爵也在这里。他們好象要等一会，在喝茶以前，一塊兒出去听音乐。現在的談話显然在公爵来到之前就已經开始了。一会儿，郭略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，溜到平台上来了。“这末說，他照旧受这里招待的，”公爵自己想著。

叶潘欽的別墅是一所豪华的別墅，具有瑞士农舍的風味，到

处全是花草，收拾得十分雅致。它的周圍是一座美丽的小花园。大家都坐在平台上，和在公爵那里一样；不过这里的平台比較寬敞，設備也漂亮些。

多数人都好象不喜欢現在的話題；可以猜出，这个談話是由于一种不耐煩的爭論而起的，大家自然都想改变話題。但是，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好象越来越执拗，他不理睬別人的反映；公爵来到以后，他似乎更兴奋起来了。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皺紧眉头，虽然她并没有完全了解。阿格拉耶坐在旁边的角落里，沒有走，她傾听着，始終保持沉默。

“对不住，”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热烈地辯駁着。“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。自由主义并不是罪过；它是整体中的一个必要的組成部分，沒有它，整体就会解体或者僵死；自由主义具有存在的权利，正如最賢明的保守主义一样；但是我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我所以反对它，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，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。你們把俄国的自由派拿出来，我可以立刻当着你們面吻他。”

“只看他願不願意吻您，”阿历山大拉·伊凡諾夫娜异常兴奋地說。她的兩頰紅得比尋常厉害。

“你瞧，”丽薩魏达·博罗可菲耶夫娜心里想，“她有时混吃悶睡，推也推不醒她，有时忽然站起，每年一次，說出些令人無可奈何的話来。”

公爵偶然發覺，阿历山大拉·伊凡諾夫娜大概很不喜欢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說得过于兴高彩烈；他在談論一个正經的題目，有时十分激昂，有时又似乎在开玩笑。

“公爵，我剛才，就是在您到来以前，曾經發表一个意見，”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繼續說，“就是說，直到現在，我国的自由派

只由两个階層的人組成，一个是以前的地主階層（現在已經廢除），一个是宗教界。因为这两个階層已經完全形成等級，形成和民族完全不同的东西，代代相襲，越来越甚，所以他們过去和現在所做的一切，都完全不是民族的……”

“怎么？这末說来，他們所做的一切全不是俄罗斯的么？”施公爵反駁說。

“不是民族的。虽然是俄国式的，但并不是民族的。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，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，他們全不是……你們要相信，凡是地主和教会所做的一切，民族决不承認，現在不，以后也不……”

“这真是妙論！如果您不是开玩笑的話，您怎么会發出这种妙論来呢？我不容忍这种攻击俄罗斯地主的怪話；您自己也是俄国地主，”公爵热烈地反駁說。

“但是，我关于俄国地主的言論并不象您所体会的那样。只是从我屬於这个階層的一点来看，这也是一个可尊敬的階層；尤其在現在，当它已經不再存在的时候……”

“难道文学里也毫無民族的东西么？”阿历山大拉·伊凡諾夫娜插口說。

“我对于文学完全外行，但是俄国文学，据我看，除去罗蒙諾索夫、普希金和果戈里以外，完全不是俄罗斯的。”

“第一，这已經不算少啦，第二，他們之中有一个来自民間，另外两个是地主出身，”阿台拉意达笑着說。

“对是对的，但是您不要得意。因为在从所有的俄国作家里，自古至今，只有他們三个人还能够各自說出一些确乎是自己的、本人的、不是从別人那里抄襲来的話，因此，这三个人也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了。在俄罗斯人中間，只要有人說出，写出或做出

一点自己的、完全自己的、不是抄襲来的东西，那末，他一定会成为民族的，即使他不大会說俄国話也不要紧。这对于我是一个公理。但是，我們开始并没有談論文学，我們講到社会主义派，我們是从社会主义派开始談起的；我認为，我們国内并没有一个俄国社会主义派；現在沒有，以前也沒有，因为我們所有的社会主义派也全是地主或宗教界出身。所有那些坏透了的、大事宣傳的社会主义派，無論是国内外的，都只不过是农奴制度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派。你們笑什么？把他們的著作拿出来，把他們的学說和他們的回忆录拿出来，我虽然不是一个文学批評家，但是可以給你們写出一篇極可靠的文学批評論文，一清二白地指出，他們那些書籍、小册子和回忆录的每一頁，首先是属于旧俄国地主的手笔。他們的怨恨、憤怒和机智，全是地主式的（甚至是法穆索夫^①以前的地主！）；他們的喜悅，他們的眼泪，也許是真正的、誠懇的眼泪，但是地主式的！不是地主式，便是教会式……你們又笑了，您也笑了么，公爵？您也不贊成么？”

果然大家都笑了，連公爵也笑了。

“我还不能直說，我贊成不贊成，”公爵說，忽然停止了笑，哆嗦一下，露出小学生犯錯誤而被捉住时的神情，“但是，我对您說，我特別愉快地听您的言論……”

他說話时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他的額角还出了一些冷汗。这是他坐下来以后說出的第一句話。他要向四圍环顧，但又不敢；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看到他的动作，微微笑了。

“諸位，我要向你們講一桩事实，”他用以前的口气繼續說，也就是一面似乎帶着不寻常的热情和激烈的口气，一面几乎在

^① 格利鮑耶陀夫名劇“聰明誤”中的人物。——譯者注。

那里發笑，也許是在笑自己所講的話。“这种事实的觀察和發現我應該归功于自己，甚至要归功于自己一个人，至少說，任何地方都沒有講过或写过这个事实。我所說的那类俄国自由主义的實質，就完全表現在这个事实里。第一，一般講来，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，不就是攻击現存的事物秩序么？（这攻击是合理的或錯誤的，那是另一个問題。）不就是这样么？現在，我的事实就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現存事物秩序的攻击，而是攻击我們事物的本質，攻击事物本身；它不仅攻击秩序，不仅攻击俄国的秩序，而且攻击俄国本身。我的自由派竟达到否認俄罗斯本身的地步，也就等于仇恨和毆打自己的母亲。俄国的每一件不幸和失敗的事实，都会使他欢欣若狂。他仇恨人民的風俗，俄国的历史。他仇恨一切。假使有可以为他辯解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他把自己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最佳美的自由主义（噢，你們时常会在我們中間遇到一个自由派，众人对他鼓掌欢迎，而其实呢，他也許是个最可笑、最愚蠢和最危險的保守派，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一点！）。不久以前，我国还有一些自由派几乎把这种对俄国的仇恨当作真正的爱国心。他們自夸自贊，認為自己对爱国心應該表現在什么地方這個問題，看法高过別人。但是，現在他們已經更加露骨了，甚至看見‘爱国’这两个字就感到羞耻，甚至認為这个概念有害，毫無价值，所以排斥它，消灭它。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，我敢担保，而且……将来总有一天，必須把真理充分地，简单地，公开地說明；但是，这种事实又是在任何地方，任何时候，自古以来，無論在哪一个民族里都不会有和不会發生的，所以我認為这种事实是偶然的，是不能持久的。在其他任何地方，都不会有仇恨祖国的自由派。我們对这一切應該怎样去解釋呢？我覺得还要用以前的話来解釋，那就是：俄国自由

派至今为止,还不是俄国的自由派;据我看,不能有另外的解释。”

“我认为您所說的一切只是开玩笑而已,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,”施公爵正經地反駁說。

“我没有见过所有的自由派,所以不能加以判断,”阿历山大拉·伊凡諾夫娜說,“但是,我对您的意見感到很憤慨:您把个别的現象当成普遍的規律,这也就等于誣蔑。”

“个别現象么?啊!竟說出这样的話了!”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搶上去說,“公爵,您以为怎样?这是不是个别現象呢?”

“我也應該声明,我不大和自由派見面,不大和他們来往,”公爵說,“但是,我以为您的話也許有点道理,您所說的那种俄国自由主义,的确有一部分仇恨俄罗斯本身,而不只仇恨它的社会秩序。自然这只是一部分……自然,对全体决不能这样說……”

他觉得难以措辞,不再說下去了。他的内心虽然非常激动,但是对于談話却露出極大的兴趣。公爵有这样一个特点,就是当他听有趣的談話时永远十分注意,当人家詢問他时,他的回答非常率直。他的臉上,甚至他的身体动作上,都反映出他那种率直和信任的样子,反映出他对嘲笑和幽默并不怀疑。虽然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朝他發問时总是带着特別的嘲笑神情,但是現在經他这样一回答,竟很正經的望着他,似乎沒有料到 he 会有这样的回答。

“啊……不过,您的話真有点奇怪,”他說,“您果真是正正經經地回答我么,公爵?”

“您难道不是正正經經地問我么?”公爵很惊异地反駁說。

大家笑起来了。

“您相信他吧,”阿台拉意达說,“叶夫格尼·柏夫洛維奇总是愚弄人家!您要知道,他有时是很正經地講什么事情的!”